

【浮世绘】

## 不恕之悔

□孙葆元

在街上行走，不经意间碰到少年时的朋友景远篷，彼此惊喜。远篷的父亲与家父在同一所院校任教，交往颇深，父一辈，子一辈，算得世交。远篷告诉我，他刚搬到忠恕里，人到中年又结比邻，不亦乐乎。选了一个星期天到远篷家拜访，他家就住在忠恕里的一个偏院里，二老健在，而我父亲已经过世，不免唏嘘。因此敬景老师如同叔辈。

远篷是个玩家，工作之余喜欢乒乓球，他的球技可不业余，我和他交过手，他不还手，只让我进攻，就打得我落花流水。问其何以练得如此球艺，原来他经常到省体育学院去，与省队球员过招，我哪是他的对手？他是陪我玩玩而已。远篷还是京剧票友，《智取威虎山》中少剑波的几段老生唱段唱得有板有眼。

几年以后，远篷的母亲到我家，与我母亲私语。半天后景母走了，母亲告诉我，远篷的妻子出轨了，勾引她的男人竟住在同里的另一个偏院里。我见过那位嫂子，很典雅的女人，也见过那个猥琐的小子，无论如何不能明白，依远篷家的经济条件和远篷的堂堂相貌，那小子都是无法匹敌的，怎么偏偏就发生了这样的事？

两个月以后，远篷来找我，让我替他起草一份离婚诉讼状，

看来那事已经闹上公堂。他说，我要与谢思乔离婚。我一听就乐了：铜雀春深锁二乔，看来你一乔也锁不住啊！远篷倒平静，向我叙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：他业余时间除了出外练球，就是与票友唱戏，很少陪伴妻子。那时候电视是稀缺货，一是买不起，二是有钱也买不着。偏偏邻院那小子就自己安装了一台黑白电视机，引得全忠恕里四个偏院的邻居都去蹭电视看，谢思乔也去了，不知怎么就和那小子混得厮熟。做婆婆的看出了端倪，就与远篷说了，事情摊了牌，闹得不可收拾，走向了分手。远篷什么也不要，就要孩子，把一个家留给谢思乔。

我明白了事情的底细，试探地劝说，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吗？远篷愤愤地说，是她把路走绝了，还有什么留恋？我了解这对夫妻，他们曾经是一所学校的同学，分配工作又走向一个系统，就这样分手，置那一段情缘于何处？远篷没有选择宽恕。我遗憾地说，你把老婆玩丢了！远篷点点头，大概承认了自己的过失。

忠恕里的远篷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。人生的珍贵在于筑家和护家，家是一个玻璃瓶，需两个人共同捧着，走向人生的终点，谁离经叛道地失手，那个瓶

子都会落到地上打碎。问题是总有人失手，这就构成一个发人深省的社会问题。在这个问题上道学家们提出了“失节”说，读一读历代“失节”的案例，被指“失节”的都是女人，道学家把男人“失节”定义为背叛民族和国家的“大节”，在婚姻问题上却可放一马。他们不能宽恕妻子出轨，于是就有了“绿帽子”说。我的人生中曾遇到两个从旧社会过来的家庭，少小时童言无忌，我的一位同学就经常讲起他大妈和二妈的故事，毫不避讳家庭私密。心下便揣摩，他怎么会有两个妈？待到工作，单位一位同事也有两个妈，而且是亲姊妹同时嫁给一个男人，同事也毫不隐晦地讲两个妈掐架的是是非非。此时已经懂得了婚姻家庭的道德规范，心下仍然困惑：两个女人怎能同时容得一个男人，而天下窃笑却不指责？倘若某人说他同时拥有两个父亲，一定会被世人嗤笑。直到读了恩格斯的《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，才明白，婚姻的最初是属于感情的，发展下去却成为经济的婚姻。几个女人对一个男人的接纳，那是旧式家庭经济模式的结果。随着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，我们看到女人对丈夫出轨的反抗，这是一个社会的进步。此时的婚姻已经演变成

道德的婚姻，经济的婚姻退居次席。一个人的婚姻道德问题在社交圈是讳莫如深的话题，却是媒体津津乐道的主题，那些后官戏，哪一个不是讲述这样的问题？暴露、展览，借古人之躯，抒今人之憾，无非是宣泄私欲和争夺权力。

这些问题关联着、交错着，错综复杂。谢思乔无路可退，还是嫁给了那小子，与他一起搬离了忠恕里。远篷经人介绍又婚，娶了一位未出嫁的老姑娘。这是几年以后的事。一天，路过忠恕里，见远篷抱一个婴儿，遂走过去寒暄，这是他的小儿子，我怎么看都像他的孙子。人之痛楚，不便取笑。

又过了十年，远篷与我去洽谈一个项目，在车上闲聊，他告诉我，他碰到思乔了，思乔拉住他聊了很长时间。告诉他，自己过得并不好，那小子控制着她，拿走了她的工资卡，连零花钱都管得严严的，还经常打骂她。思乔向久别的远篷敞开了心扉。

远篷说话很慢，几次哽咽。所有的路走错了，都能退回去，唯独这条路是无法回头的。我再一次想到忠恕里，那个“恕”字做起来何其艰难？人生之恕，我们理解多少？恕的宽度和底线，我们拒绝了多少？容纳了多少？

【闲情记】

## 故乡的野菜

□冯磊

1924年2月，作家周作人完成了散文《故乡的野菜》。在文章中，知堂先生共提到了6种江南的野菜，它们是荠菜、马兰头、鼠曲草、紫云英、杜鹃、蒲公英。此外他还提到，黄花麦果（鼠曲草）在日本被唤作“御形”，与荠菜同为“春天七草”之一。

所谓“春天七草”，指的是水芹、荠菜、鼠曲草、繁缕、宝盖草、芜菁、萝卜。在某些地方（不知日本是否也如此），正月里将这几种野草切碎，放进稀饭，吃到肚子里去，人们认为可以辟邪。

我反复斟酌，以为这应该是江南的旧俗吧。长江以北，正月里仍然天寒地冻。在打春比较晚的年份，瘦山冻水是找不到这些野生植物的踪迹的。即使有也小得很，上不得餐桌。

韩愈在《早春呈十八员外》里说：“天街小雨润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。最是一年春好处，绝胜烟柳满皇都。”他应该是一个胃口清淡的人，他笔下的皇都、天街，指的都是长安。长安如此，其他江北地区也热闹不到哪里

去。早春二月，小草刚刚泛绿，大地一片青绿，是盛不到碗里，也吃不到嘴里去的。

在文章中，周作人写道：“我的故乡不止一个，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。”这观念，在我是无法接受的。我所理解的人生就像放风筝，漂泊在外的游子就是天上翻飞的纸鸢，下面手里拿着线团的人脚下所踩踏的大地才是风筝的故乡。周作人早年曾留学日本，此后长期在北京生活，他大概是将北京看做了自己的故乡吧！但在很多人眼里，居所确



乎是不能视为故乡的。

我的故乡在鲁南。我所识得的野菜，大抵是不能入口的。能够入口的，或者我自己曾经吃过的，为数实在不多。山东人吃的马蜂菜（马齿苋）、香椿、灰灰菜、荠菜、槐芽、七七芽、银银菜、榆钱、槐花，似乎都应归为野菜的范畴。但除此之外的一些野草，又似乎不能不提，比如说白茅、白蒿、艾草、蒲公英、米团子、羊耳朵棵、葎草（拉皮草）、合欢花、牛筋草（蟋蟀草）等等，也无一例外都是土著。千百年来，这些野

草生于斯长于斯，见证了沧海桑田的变幻，它们才是本地的主人。

春天到了，到野外去散步，透透气，同时不妨认认野菜，看看自己还叫得出哪些故旧的名字——它们都是老朋友，将来除了植物学家，恐怕很少有孩子还能叫得出它们的名字了。甚至，即使是植物学家也未必能够叫得出它们的诨号。

米团子，是那种有着小小香气的草团子，开着不起眼的小花，她是野草中的美娇娘；银银菜，是乡村的美味，经常与玉米粥一起熬煮，口味绝佳；蒺藜，野草中的杂文家，总是提醒你旅途的艰难；蒲公英，大地上随处可见的WIFI，总是不吝于向四方传递花的信息。

走在乡村的田埂上，脚下软绵绵的。每前进一步，都会留下浅浅的脚印。关于野草或野菜的那些传说，就像大地上的其他传说一样，随着乡村的日渐掏空，一切都像是遥远的童话，将沉睡在文字的丛林里，永不再见。

【在人间】

## 物我相融的气场

□牟民

回乡下老家伺候耄耋之年的父母，常常被孩子似的父母弄得哭笑不得，可过后细细品味，父母的反常举动自有其存在的理由。

自过了90岁后，父亲因为小脑萎缩、双腿关节疼痛，基本不到街面上去了。每天早晨起来，母亲帮着他穿好衣服，喝一杯温开水，然后喝一勺热水冲开的蜂蜜，拄着自己的拐杖，坐在炕下的凳子上，等母亲气喘吁吁地叠好铺盖，帮他洗刷一番假牙，戴上，再给他洗脸，嘱咐他到院子里小便。然后，去院子东井边的水盆里洗手，蹑蹑着回家。他的双脚抬不起来，拖着地面走，碰到凹凸地方，身子一歪，真怕他摔倒了。活动量小，消化慢。我们吃饭，父亲不吃，说是胃里满满的，吃不下去。他上炕，倚着东墙壁叠好的铺盖，半闭了眼睛。等到八点半，父亲起身坐在炕沿边，靠着右面的小衣柜，正襟危坐地说，给我弄饭吃吧！

母亲赶紧给父亲煎两个鸡蛋，端上早已热好的牛奶、一碟熟的肉类食品。父亲左臂伤残，

右手正好守着端来的饭菜，嫌起来方便。吃完了饭，停上半个小时，催父亲吃药。之后，他又回到炕上倚着被子迷糊。这时，我会把父亲推醒，大声说，到院子里走走吧？这样老躺着，好人也躺坏了。父亲耳聋，即便听见他也不理我，又闭了眼睛睡过去。

有一天，父亲过门槛时，左脚被绊了一下，身子一歪，磕在炕沿上。亏得个子高，右手撑住了身子。母亲说，你的腿抬不起来了，把门槛锯了吧？母亲用手指一指门槛。父亲忽然举起拐杖说，你敢锯，四五十年了，走习惯了，你锯啥？母亲不再说了。过了几天，他出去小便，又一次被门槛绊倒了。亏了母亲在锅灶那儿烧火，旁边有个盛草的大篓子，父亲扑过去，被草篓子垫了一下，嘴没啃地，手没磕伤。可他歪过身子，坐在地上起不来了。他的双腿支撑不起身子，他的左臂伤残，一只胳膊起不了作用。母亲没能力拉起他，等我赶回家，又找了一个邻居，才将父亲搀起来。母亲大声骂他：叫你锯了门槛，你不依，等磕死你。

我立即拿过刀锯，弯腰对着

门槛下手。父亲在炕上吼我一声，干啥，别锯！我对着他的耳朵大声说，再让门槛磕你吗？他摆摆手说，不会，我慢慢走，这可是咱村老木匠砍的房架，结实着呢。现在哪有？不准锯。我停了刀锯，门槛的南边已被我锯了五分之四。母亲对我说，等他睡了，你再锯。反正你爹脑子不好使，耳朵听不见。

父亲一会儿打起了瞌睡。我拿起刀锯赶快接着锯，刚一拉锯，父亲直起腰，喊着，你个小子，脑发昏了，不准锯！

我只好停了，有些惊异，明明他睡着了，耳朵又聋，可一动锯就惊醒了。怪哉！我只好打消了锯掉门槛的想法。可我心里又担忧，怕门槛再次绊倒他。

院子里有个早年的猪圈，我早几年想填平了栽上花。我把想法跟父亲说，他丧了脸说，留着猪圈碍你眼了。我说，留着没用，夏天有臭水，招苍蝇蚊子。父亲听了说，冬天好藏雪。除了护住门槛，父亲到院子里时总是四面观察，不忘瞅瞅猪圈，再望望天空，扫视一下房坡。然后才放心回屋。我疑问着，难道他小脑不

萎缩了？

东屋有六个泥打的纸瓢缸摞在一起，招满了蛛网，发出霉烂气息。我一手提着一个，放到猪圈边问母亲，扔了吧？母亲赶忙出来，抓过纸瓢缸说，这是我费老大事打的，丢了心疼。母亲一手一个又提了回去。

东屋里藏满了早年的大小筐篓、簸箕、铁水壶、煤油灯、梨筐、犁具等等，哪一样都有几十年历史了，占着地方没用处。我没事时偶尔去东屋，母亲精明地跟着我，嘴里说，这些东西跟了我和你爹半辈子，看看心里熨帖，你别给动哈！你爹不愿意。

我便彻底不动了。这个家的每一件物品，都有一个故事，父母的情感凝聚在里面，它们跟父母相融在一起，组合成了一个气场，你动一动，即便无声无息，也会惊动父母。这家里家外流动着老物件和父母的气息，你割裂谁都不行。

这老屋，陪伴父母走过了半个世纪，它们还将陪伴父母走下去。我怎能将一个完整的时空扯开道缝隙？想着，我好像也融在这暖暖的老屋里。